

《中外文學》徵稿啟事

《殖民、冷戰、帝國或全球化重構下的南方》專輯

專輯主編：許維賢、詹閔旭

預計出刊：2023 年 3 月

(延長徵稿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西方及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是人文學界長期通行的主流思考架構。儘管薩伊德(Edward Said)、史畢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巴巴(Homi K. Bhabha)等後殖民主義健將 1970、80 年代起嘗試把關懷投注到非西方地區，整體研究依舊隱含以西方殖民主義的全球擴張為論述參照點的取徑。西方中心主義仍是揮之不去、須不斷加以回應的魅影。然而，隨著 1980 年布蘭特報告(Brandt Report)的一條布蘭特軸線把全球劃分為富裕北方和貧苦南方，繼之以 2004 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表〈形塑全球南方〉(“Forging a Global South”)倡議，勾勒不同南方地區之間結盟合作的必要性，自此之後以南方為肌理的學術研究、藝術策展與各類出版刊物紛紛浮上檯面，尤其是檢討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弊病的全球南方研究(Global South studies)更是備受矚目。「全球南方」自從 1996 年首次被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界使用，之後便經常作為「第三世界」術語和概念的替代，以回應 1990 年代蘇聯解體後「第二世界」概念的瓦解，而「第三世界」研究範式也似乎失去了過去以三個不同世界來劃分國際權力秩序的論述效力。近年來，不少人紛紛改以「全球南方」作為集結點來揭示或回應不平等的國際權力關係，突顯「全球北方」主導下，全球化、帝國主義、新自由主義和離散論述對南方世界的調控或壓迫。這無疑是南方政治意識的崛起，以南北之別取代習以為常的東方 vs. 西方的分野；此有助於重新擘劃全球相對位置，具有扭轉西方中心的潛力。

儘管全球南方是相對於全球北方的批判性概念，南方的界定和內涵卻總是莫衷一是。南方在哪？南方的邊界何在？誰屬於南方國家或社會？其實更重要的是，南方想像不僅是一個相對性的地理位置，更是別具顛覆性或探索式(heuristic)的文化實踐和論述生產。在殖民、冷戰、帝國或全球化不同勢力對世界政經版圖的重構之下，南方各地承受不同的殖民運作和帝國語言的衝擊，然而即便各自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學、文化和歷史生產，南方各地知識和文化精英大部分的離散或取經路徑都是一路向北，朝向全球北方的召喚而去。當然南方與北方也不盡然需要被切割成兩個各居於善惡兩端的二元世界，南方想像不時也會交織著北方的殖民結構或帝國遺產，例如一些台灣文學文化與歷史論述對日本文化的緬懷與繼承，一些東南亞離散文學對英美現代主義和純文學的高度崇拜和仰視，或者一些新馬文學對中國民族主義作品的模仿或戲仿。與此同時，北方想像也不乏南方元素，中國文學文化裡的南方、歐美文學文化裡的南方、日本文學文化裡的南方——不同學術社群的南方早已自成研究系譜，探討議題各異，方法論大不相同。我們不妨盡量持平看待此現象。如果「西方及其他」是具有明確指涉對象的說法，

「南方」作為概念本身的開放性、多孔性、歧義性反倒讓其充滿無窮詮釋魅力與思考空間，因而蘊含生機，更有利探索以南方為思考基點的價值。

為此，本專輯《殖民、冷戰、帝國或全球化重構下的南方》將「南方」莫衷一是的定義視為契機，盼望在殖民、冷戰、帝國與全球化等不同勢力錯綜交織和重構之間，開展對於「南方」一詞的論述空間。以下提供可能的討論子題，但不囿於這些範疇：

- 一、殖民主義在南方文學、電影、藝術中的歷史論述。
- 二、冷戰歷史與南方的文學文化建制。
- 三、英語或其他語言帝國主義在南方學界的知識生產。
- 四、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與南方的文化生產。
- 五、南方美學與在地的文化實踐和理論生產。
- 六、全球北方和南方的離散和反離散論述。
- 七、南方文學文化中的語言、性別或情感政治。

論文截稿期限為 **2022 年 6 月 30 日**，稿件請逕以電郵寄至《中外文學》信箱：chungwai@ntu.edu.tw。相關投稿規定與體例，請參考[《中外文學》網站](#)。